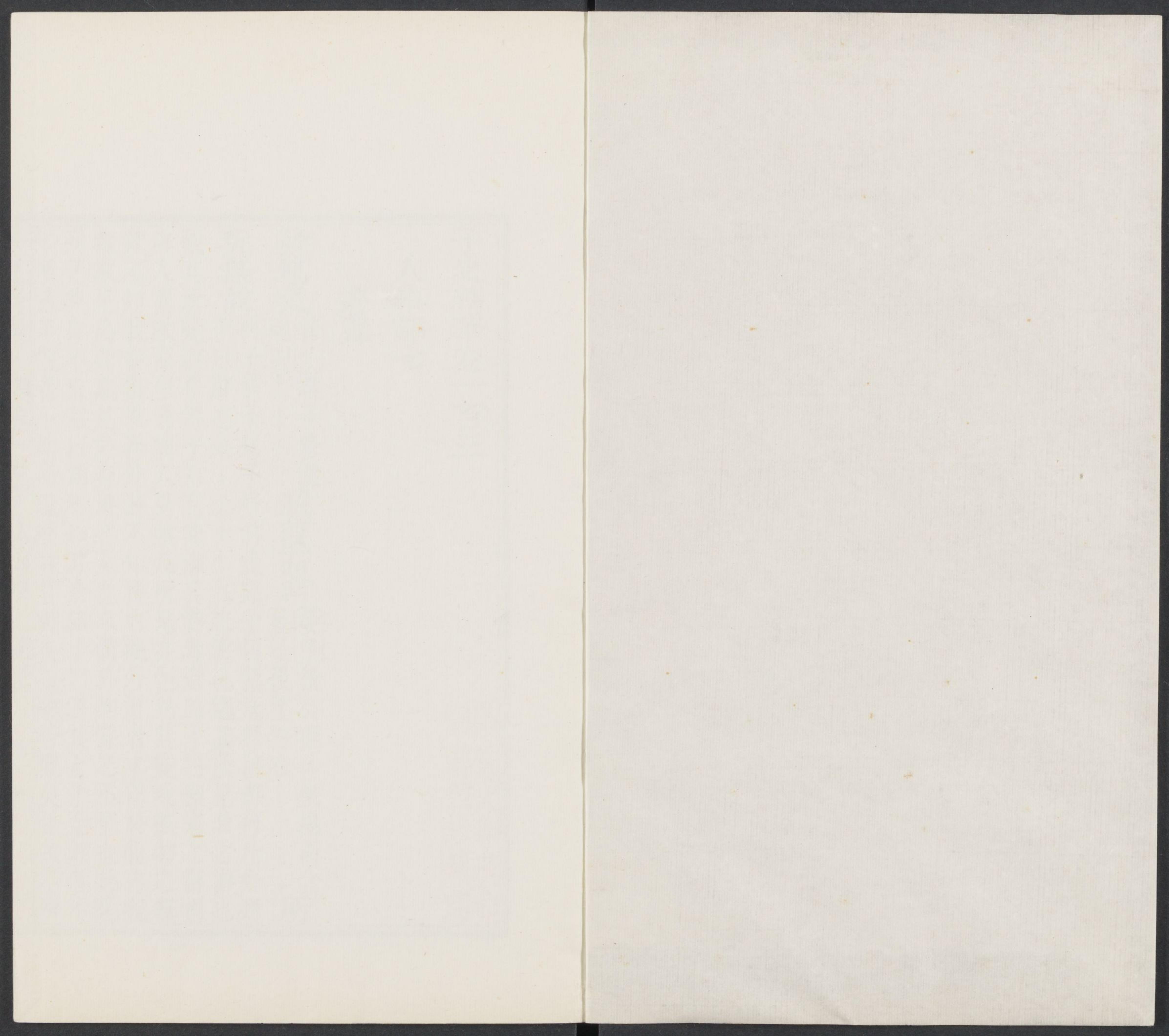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6 1940

R19301/2103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人事部七

遊覽

贊地氣

管子君子修游滅體而勝晏子景公孤休坐地而食所

以十十人滅體而勝晏子後至左右十十人所

玩無故

列子初子好游靈郢子曰禦免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十十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

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壹郢子曰禦寇之游同

與人同歎而日歸與人異歎

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與人同歎而日歸與人異歎

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與人同歎而日歸與人異歎

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人事部七

遊覽

發地氣

管子君子修游馳以———

滅葭而席

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所

玩無故

列子初子列子好游壺邱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邱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邱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眠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

物物皆游

見

濠上

莊子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

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物物皆游

見

濠上

莊子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也

遊雕陵

莊子

莊周——乎——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子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躡步執彈而畱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覩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誣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忘身

見

山林臯壤

莊子

——與——

——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忘百憂遺朝饑

抱朴子

登峻則望遠以——探禹

穴

史記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闕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

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尤樂杜鄴之間

漢書宣帝紀數上下諸陵周

率常在下杜每風景必造峴山

晉書羊祜傳

祜樂山水——置酒言懷終日不倦

高陽倒載

晉書山簡傳

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

日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池日夕——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登臨山水竟日忘歸

晉書阮籍傳或閉戶視書累月兒樂其風不出或——

土

晉書阮籍傳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

望法令清簡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晉書阮修傳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

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

同志

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百錢掛杖頭上會其得意忽焉忘反

晉書嵇康傳康常採藥遊

山澤

晉書孫統傳性

鄴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畱心碎務

晉書謝安傳安

縱意游肆

晉書王羲之傳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

雖放情邱壑然

晉書王羲之傳嘗與同志宴集於

蘭亭修禊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事也

我卒當以樂死

晉書王羲之傳

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

海歎曰——竹下諷嘯

晉書王徽之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

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

晉書車胤傳

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

晉書王徽之傳

無車公不樂

晉書王徽之傳

會當時每有盛坐而眉不在皆云——

晉書王徽之傳

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晉書王徽之傳

陶潛傳既——以——

晉書王徽之傳

隨御者所之

晉書王徽之傳

亦——而——

晉書王徽之傳

相賞有松石間意

晉書王徽之傳

宋書蕭思話傳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

酒謂曰——卧游

晉書王徽之傳

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

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晉書高帝紀

徧覩唯當澄懷觀道——以——之

晉書孔淳之傳

人外之游

晉書孔淳之傳

士戴顥王弘之及王

敬弘等共爲

步屨白楊郊野

齊書高帝紀

粲位任雖重無經世

齊書高帝紀

之畧疎放好酒——

齊書高帝紀

三

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

按粲袁粲

携手春林負杖秋澗

齊書劉善明傳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

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

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

園垂

見上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

齊書褚伯玉傳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畱慮兒女或使

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明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若已窺烟液

臨滄洲矣

窺烟液臨滄洲

見上

欣玩水石

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

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竟不一入州城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

齊書

劉艸傳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艸荅曰艸四節卧病三時營灌——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睇

赭岑瞻鵠岸

梁書張纘傳近——遙——島嶼蒼茫風雲蕭散

適性遊履

梁書蕭幾傳末年專

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遂爲之記

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咀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蘭香兼

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

見上

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爲促

梁書何點傳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或駕柴車躡草履——致醉而歸

泛長江而置酒

陳書孫瑒傳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竝集——亦一時之勝賞焉

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歎傳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峻

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桃花

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

瑤華載書

見

劉義慶世說荀郎在京口登北固

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應接不暇

劉義慶世說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亦覺日月清朗昇眺清

遠勢盡川陸

酈道元水經注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茲邑——

羈

援蘿騰峯尋葛降深

酈道元水經注涑水又西南屬於陂陂分

途遊至有傷深情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谿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栢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鴛漿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元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嶽勢多縣絕來去

者咸——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摩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尋梁契集

酈道元水經注

元水經注昔智伯之遏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搖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爲勝處俯仰目

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

酈道元水經注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

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竹栢之懷與神心妙達

酈道元水經注黑山在縣地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朴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仁智之性共山水効思不周

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流飛清洞觀謂之清水矣

仁智之性共山水効思不周

賞情之圖狀

酈道元水經注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至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

逕駱馳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返水捍注倦後深隍隍間積石下通水穴爲變觀者若——矣

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酈道元水經注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

風烟披薄觸目怡情方外之士尚——

酈道元水經注東流至唐城西北隅竭而爲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爲——也

酈道元水經注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潛躍其下——

酈道元水經注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鳬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

魚鳥

酈道元水經注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潛躍其下——

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酈道元水經注其水之東轉逕靈巖

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其容巨壯世法所締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鳬沒鸞舉

酈道元水經注

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錙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瑤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峻嶮雲臺風觀纓轡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陛望之狀——矣其中引水飛峩傾瀾瀑布於泉側微颺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爲神居矣

泛舟昇陟取暢

酈道元水經注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崇高縣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

陽旱輒津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唯得食飲而已無敢澡盥

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澤周數里

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

素之土多——其水東流南陽

綠竹蔭渚菁菁

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

實望

次

酈道元水經注

睢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圃水

——

世人言梁王竹園也深沈幽翳可

以託業怡生

酈道元水經注

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

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

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

惴慄之懼危蹊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

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丈

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

密行人渺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

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

相承以殖之意謂麥邱所栖愚公谷也何其

——如此也余時逕此爲之踟蹰爲之屢眷矣

提琴

命友嬉娛永日桂櫂尋波輕林委浪

酈道元水經注

巨洋水自

水注之水出西谿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谿之上源麓之側

有一祀目之爲冶泉祀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

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
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北遼岸
凌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持節東
州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

——琴歌既洽懽情亦

暢是焉棲寄實可憑矜

酈道元水經注

縣西清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溫泉卽青谿之源
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
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
爲名尋源浮谿奇偽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
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

酈道元水經注

——

山水有靈亦驚

知已於千古

酈道元水經注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

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
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
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

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旣自欣得此奇觀當矣

觸岫延賞

酈道元水經注北則嶧山與竦

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谿引霧吹畦風馨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

神明境

見棲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

酈道元水經注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酈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

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聚芳

圖百花帶

馮贊雲仙雜記宗測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之多效之

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酈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

吳越之士號爲水仙

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繫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

小留龍門賞雪

邵伯溫聞見前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

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旣至乃錢相遺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如此

自序遊山錄

邵伯溫聞

見前錄司馬溫公凡所經從多有詩什一作一曰士大夫爭傳之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葉夢得石林燕語几本武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

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所聲自爲辭使女奴共飲之醉則就枕不去雖暴露不顧也按凡劉几浣花

遨頭

陸游老學菴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

盛於他時記意宛然

張仲才文始真經昔游再到——

坐釣鷗邊行歌犧

外

陶宗儀輟耕錄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真景會

則畧不加喜母乃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旣霽春風亦和或——於——或——於——百年瞬息懽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裙幄

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

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奕碁謂之——

行旅

樂與餌過客止

老子

注通義曰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畱止謂其有聲容之美麗滋

味之旨甘故也

重繭

子華子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狎至以承主君之令

聞夫豈

裹糧

子華子吾邱鳩恐焉——而之於他國

轍環河滸

子華子日者主君惟亡臣——而之於他國之召也孔子——

於——而弗肯以濟

載書甚多

墨子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弦

唐子見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

君上之事下無農耕

之難吾安敢廢此

嫁衛

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

足將——於——注自家而出謂之嫁

逆旅

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

舍者爭席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

子也青華卷一百三人事部行旅

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矣三月聚糧

莊子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

者——宿春糧

見

車馬有行色

莊子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得微往見跖

稅車放馬設舍以宿

韓非子

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見大

樹必寢其下

呂氏春秋今行者——解衣懸冠倚劍而一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其若此者信

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

還軫

國語臣從君——巡於天下

羸縢履蹠負書擔囊

戰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

有愧遇奪釜鬲

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

於涂約車治裝

戰國策於是——

一載券契而行

戰國策蘇子說李允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駕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

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戰國策中國

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往見王

史記焦卷也

伏軾結輶

戰國策中國史記孝文帝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

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結輶

史記孝文帝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

史記索隱曰鄒氏輶音逸漢書作輶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

跔毳卽橋

史記河渠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山行——

車轍回旋錯結也

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車兩馬

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

云莊烏越聲

史記陳軫傳越人——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

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也

孔席不煥墨

突不黔

漢書叙傳聖喆之治棲棲皇皇——

注

道不暇

後漢書東夷傳倭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

安息吉利則雇以財物

持衰

肉不近婦人名曰——若在途遇遲風亦有二

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

衰不謹便共殺之

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

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

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

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鶴望

蜀志諸葛亮傳注

束裝以待期妻

郭沖五事曰去者——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鶴望

而計日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

晉書趙至傳廻風狂厲白日寢

子——而計日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

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

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

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

涉澤求蹊披榛覓路見總轡遐路懸鞍陋宇

晉書趙至傳飄颻遠游之士托身無人之鄉——則有前言之難——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

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

晨看旅鴈昏望

牽牛

陳書徐陵傳江淮——情馳揚越

心赴

唐書錢徽傳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遊

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

使樊澤視其簿獨微無有

琴鶴自隨

宋史趙抃傳趙抃字閱道神宗立召知諫院及

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夜視星斗而行

金史趙興祥傳興祥以父任閭

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沙磧——

僅達遼

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爲六宅使通逸周書四方遊旅旁生忻

通

九登十陟

焦氏易林

馬跌

舉瓦觴殮鬼草

黃憲天祿閣外史

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

榻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酈道元水經注

自三峽

聊以娛子懷也

其間千二百里中兩岸連山畧

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

襄陵汎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

其間千二百里中兩岸連山畧

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回清倒影

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

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谷傳響哀

朝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發黃牛暮宿黃牛

酈道元水經注

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

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

黑牛黃成就分明旣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旣高加江湍紆廻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
言水路行深廻望如一矣開囊取縑償甕

李肇國史補

澠池道中有車載瓦

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
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
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漁釣舊想

范成大吳船錄

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舴艋蕭然有一

辨嚴不知其身之自天來歸也辨嚴

王叔野客叢書明帝

以辨裝爲——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辨嚴自稱曰辨裝不知辨嚴卽辨裝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人事部八

干謁

錦衣吹笙

呂氏春秋墨子見荆王——因也

匏苴竿牘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敝精神乎

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禽犧

荀子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

負鼎鼓刀

淮南子伊尹——而干湯呂望——而入周

早夜掃門

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齊相舍人——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名見拜爲內史所言不可

過今日

史記陳丞相世家平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於是漢王與語悅之

承意觀色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見上牛鼎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之意

雖不軌儻亦有躡蹠擔簦

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人皆士也——說趙孝成王

謂之狂生生謂我非狂生

史記酈生傳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自——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不可吾高陽酒徒非儒人

史記朱建傳初沛公

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也

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向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顧金錢史記季布傳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曳長裾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乎刺字漫滅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尙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旣而無所之適至於——上統牀臥

又先責統食

蜀志彭羕傳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謂統曰須客

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羕坐羕——然後共語因畱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因法孝直——龐統斟酌於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修刺奉瓜吳志步驟傳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鬻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以獻征羌暴蓋露冠舉事焉

戢屨杖策梁書武帝紀豈直——不避寒暑遂乃——風雨必至負書車前狀若貨鬻

鬻

梁書劉勰傳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以其一候約出干之於——者約便命取讀大

重之謂深得文

依刀敕事御刀

南史茹法珍傳茹法珍會稽人

理常陳諸几案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提

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

求貴職——須得富豪——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北齊書魏蘭根傳

少抗愷

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尙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善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按愷蘭根族弟善附會北齊書源彪傳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一於一小車盈巷阜蓋填里隋書盧思道傳朝露未晞——董石之一夕陽且落——閻竇之一刺促望

塵隋書盧思道傳——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夜客見上婆娑府縣應劭風俗通杜密——千與王殷殷沄沄俾夜作晝徐幹中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政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下及小司列成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闇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閑看華山王保定摭言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追省也閑看華山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抛書袋裏譬如望火馬日遊神吳處厚青箱雜記皇祐嘉祐中未——來望火馬日遊神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又一人號——蓋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韓公憐之以百千賙焉

隨燕入長安

范公稱過庭錄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畱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簾

前二聖擁千官惟有掃門霜鬢客却一社

陸游老學

——韓覽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菴筆記司

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官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官可也彼

汨喪廉恥——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溫卷

趙彥衛雲麓漫抄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如幽怪錄傳

奇等皆

是也

恩怨

所事之地常無怨

管子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也

弱子下死慈母

操筆

管子生棟覆屋怨怒不及也

風雨無鄉

管子而怨怒不及也

怨利生

孽

晏子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維義可以爲長存

養其親者身仇其難

晏子齊有北郭驩者

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免於三怨

列子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

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以——可乎辱我以腐鼠

列子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

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嘗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

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不折鎧干不怨飄瓦

莊子復仇者

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者

雖有忮心虛船觸舟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來——雖

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逆言過耳兵甲相李

鶻冠子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刑跪乞飲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此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雷下

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淮南子——者——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樹黍不獲稷

淮南子——樹怨者無報德

怨府

國語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也

委土可以爲師保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怨若怨焉

見德講戰國策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

五百牒削

去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日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之不敢以爲言

將其頭爲飲器

戰國策趙襄子最怨智伯而——以——

爲知已者死

戰國策

貿首仇

戰國策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女爲悅已者容——

之感忿睚眦

戰國策

夫賢者以——之意而親——也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怒於室

者色於市

戰國策

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

杯羹壺飧

戰國策

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常餓且死君下壺食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羊——亡國以——得士二人與不期

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

見上

坐臥仰膽

史記越世家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卽——

禍梯

史記趙世家李

一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

禍梯

史記肥義曰仁

者愛萬物而智者以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侍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獨羸奉

錢二

史記蕭相國世家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也

注謂人皆三何獨五

焦脣乾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

之願也檄楚

史記張儀傳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而死孤

一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願得張儀史記張儀傳要楚欲得黔中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願得張儀

史記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

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

賓客更溺

史記范雎傳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

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畱數月未

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

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

廁中——飲者醉——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

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雎旣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

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賈須賈意哀之畱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

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綿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綿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見上馬食見匿平原君所

綿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見上馬食見

必報

史記范雎傳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阨者

必報嘗困阨者一一之德一一之怨一一

丞相洗沐先

朝陵夫人上食

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

朝陵夫人上食

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

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王陵死後蒼爲常然後敢歸家引繩

批根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一一生平慕之後棄

後棄故李將軍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

霸陵亭霸陵醉尉呵止廣廣騎曰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

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剝手衝胸漢書賈誼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伐主也發憤快志一一以仇人之一固爲俱靡而已

子孫奉嘗不如桐鄉

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民我必葬我桐鄉後世一一我一一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夜半客後漢書彭寵傳王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按邑朱邑莽爲宰衡時甄豐

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

先升講舍

後漢書朱祐傳
祐初學長安帝

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後車駕幸其第

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蒙數賞賚

吾爲梁使

君謀不爲蘇正和

後漢書蓋勲傳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

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

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勲勲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鷺鷥而亨之將何用哉

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

吞指爲誓

後漢書吳祐傳安邱男子母邱長與

也怨之如初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

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

卽移安邱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

一筭餌得都尉

後漢書樊

疇傳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常以事拘於新野疇爲市吏餽餌十筭帝德之不忘仍賜疇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

私求必白

初策使範典

曰——何如疇頓首辭謝

主財計權時年少十從有十範十關十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

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發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

決下婢子品

吳志呂範傳

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

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

永羊祜

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

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

墮淚碑

晉書

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

——

王府君生

爾必勉之鍛不輟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無愛死也鍛不輟

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

諷州郡公府不得辟

晉書東晉傳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故哲等久不得調

按晉書王濬傳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蜀兄

晉書潘岳傳初芘爲琅邪內史孫秀

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岳於

是自知不免

按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

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

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

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

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

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

晉書周顥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顥將入導呼顥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顥直入

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顥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顥顥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

——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

銜之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顥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

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

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顥表救已殷勤款

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

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畱射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

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寢先就府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

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

射者皆散惟毅——如故旣而悅食子鷺毅求其餘悅又不答

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

餘鷺

見上

參伍時望

宋書劉穆之傳明年遷吳興太

守侍中何偃嘗案云——瑩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尙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瑩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瑩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按瑩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宋書庾炳之傳於時領穆之子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

可失貴在人心齊書到撝劉悛虞悰胡諧之傳論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笥之懷報以都尉——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三始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按遂左遷始安太守致書呂僧珍語

咳唾爲恩眄成飾梁書任昉傳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下縣吏何自擬貴人梁書沈瑩傳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瑩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瑩

怒曰汝等——邪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瑩微時常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回酒炙以授陳書阮卓傳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鏗常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按事與顧榮傳同兩錄之以備考

二十二載以外丈人之賜南史李安人傳

王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父母之年自此——也

杯酒殺三人南史張纘傳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

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殯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纘——吳氏——慶汝得陪見上訟於地下

魏書宗室壽興傳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

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謗誹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顯——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

三歲犢能勝重載不

魏書莫題傳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苻

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溼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旣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

詔父子對泣詰夕乃刑之

題奉侯釐何官侍長何職

魏書陳奇傳與河間邢祐

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常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旣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讐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

見

內銜之而未嘗出口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

甚薄歸彥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

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惟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舉之則使上天按之

當使入地

北齊書魏收傳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

不射南向鳥獸

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

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旣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

反爲昨暮

兒之所屈

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

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

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

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

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

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

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

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

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願阿武爲老鼠

舊唐書良娣蕭氏傳

良娣初囚大罵曰——吾作貓

官爵迴授

舊唐書李大亮傳

見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

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

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貞觀十七

年晉王爲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嗇

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

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常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

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請——太

宗遂遷弼爲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

弼不自

武人性快文士難犯

舊唐書張延賞傳初大曆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

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卽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

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常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爲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若釋舊惡於杯酒之間終歡可解——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

有如此

唐書劉仁軌傳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常觴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尙

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行人指樹懷之與公者——後旣執政薦爲司元大夫

行人指樹懷之

唐書吳湊傳先是街櫨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入草物

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入草物

五代史唐臣傳初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

伐蜀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五代史雜傳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

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常自言——

傳晉高祖

之河使爲——也太祖笑而從之

浮屠合尖

五代史雜傳晉高祖

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李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塘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

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者必

其一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

傳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

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爲——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

宋史胡紘

栽花接木乃加爵命

金史曹望之傳

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紘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歎賞薄謂人

金史曹望之傳

劉向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常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

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禍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者得無有他

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與梁王梁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之心意不同——

中人

吳越春秋

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

焦氏易林背北相憎

蘆

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

投金水中

吳越春秋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

還軍守楚太息曰吾常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而去

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

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洩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易口自毀貸手自毆

劉劭人物志

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豐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爲——而——也竝辭競說者爲——以——爲惑繆豈不甚哉

每食輒祭

皇甫謐高士傳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

之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尙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貞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

乎不能不恨於破覲

劉義慶世說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

大司馬桓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鄧曰

有愧於叔達——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劉肅大唐新語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

曲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

——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按

仁軌劉仁軌飯後鐘

王保定摭言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欄院隨僧齋僧厭

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

——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每遇寒食至贊墓

拜掃桑氏子孫待如骨肉

彭乘墨客揮犀張文節居幕下例以幕職每月料入

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卽其所用之因聞於桑歸其餘於帑藏桑贊雖武人常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

節爲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洪

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節——詔可之是歲

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來見者——之有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歐陽修歸田錄愍公之貶也初以列

卿知安州旣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

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

飲器贐行

沈括夢溪筆談

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

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願以——丁始

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

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

寫福建子三字

邵伯溫聞見前錄王荊公晚年

於鍾山書院多——蓋悔恨於呂得爲完人

范公稱過庭錄

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悞也

得爲完人

范公稱過庭錄

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

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

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

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

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

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

感泣應命卽命罰放出非特某——此鄉化之至今無爭

鬪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默久不第落魄不護名

者作桃花詩以諷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默久不第落魄不護名

人按濮人杜默字師雄

鬼劈口

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豐末章子

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

——由是薄其爲人

鬼劈口

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豐末章子

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旣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撩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矣元度曰後來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

刺骨

之恨豈送面可消

袁聚楓窗小牘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

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於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但富公正人韓公

君子疑正人於君子之前能不入於

沒齒敬養不怠

陶宗儀輟耕錄劉公

妬婦之條乎富公聞之於是釋然

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卽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壓驚此一杯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

直長直長遙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依樣畫葫蘆。文瑩續湘山野錄國初文章惟陶尙書穀爲優以朝廷眷一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樂部一

雅樂

人與天調

管子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然後天地之美生

注美謂甘露醴泉

之類

大音希聲

老子

——質而不悲

鄧析子上古之樂——當今之樂邪而爲

淫

象周騶虞

墨子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成

王因先王之樂命曰——承雲六瑩九韶晨露

列子奏——之樂

張樂洞庭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咸池之——於——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阨滿阨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旣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正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

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裏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一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文武倫經

見其卒無尾其始

無首

見上

變化齊二不主故常

見上

揮綽

見上

立於四虛之道

見上

見上有焱之頌

見上

充滿天地苞裏六極

見上

始於懼次之以怠卒之

見於惑

見上

及太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

見上

鶴冠子氣由神生道由神成惟聖人能正其音

調其聲故其德

——

合歡定和

見上

荀子爲之鐘鼓管磬琴瑟

——而已

注疑此樂章之名

養耳

荀子鐘鼓管磬琴瑟

——而已

荀子鐘鼓管磬琴瑟

——而已

黃笙

荀子夫樂

——而已

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也按禮記樂記本荀子也故子史語之本六經者皆不錄而特錄此審一定和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天下之大齊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飾故樂者——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荀子且樂者先王之所以——也

中平莊肅荀子樂——則民和而不喜

荀子樂——則民齊而不亂

使人

心莊

荀子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之——

順氣成象

荀子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荀子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

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其——其——

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樂行而民嚮方

荀子絲竹者所以導樂也——

窮本極變荀子——

樂之情也

和適

呂氏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漸

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伊尹作大濩

呂氏春秋殷湯卽位乃命

和出於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

禹立勤勞天下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臯陶作夏籥

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

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

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

以利黔首於是命——爲——九成以昭其功

呂氏春秋商人

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以嘉其德漏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民神禽鳥之般————其——者也

無間無

鄭衛不能入

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也

惟正之聽揚子或曰

不懷也

鄭衛不能入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也

荒淫佛

國語

九變而淳氣洽化至九

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

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

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鵠

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王化始終可見見上陰陽

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國語物得其常曰樂極極

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

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淮南子朱絃

漏越一唱而

測曰大樂無間——

臣敢不拜按伶蕭詠歌所謂工歌也

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

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

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疏穢鎮浮國語教之樂以——

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適不遷

疏穢鎮浮國語教之樂以——其——而——其——

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 中音國語夫有和平之聲則之以中德詠之以——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肆夏繁遏渠國語夫先樂金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按左傳杜注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日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其說未當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鍾師杜子春引之此說爲是蓋工歌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綿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是從肆夏數至渠爲肆夏之三也安伶蕭詠歌國語得以肆夏卽爲繁乎鄭君謂頌失此說不可從伶蕭詠歌國語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樂以開山川之風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疏穢鎮浮國語教之樂以——

節性

史記樂書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斟酌飽滿以一厥一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嚙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

自然之勢也 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見上 動盪血脉通流精神史記

樂書贊音樂者所以

而和正心也

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

動腎

史記樂書而和正聖而和正義而和正智

貫珠

叩玉

史記樂書索隱述贊端如洋洋盈耳咸英餘曲

樂府樂人

漢書宣帝紀減使歸

就農業

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

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

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

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

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

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治內見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

充目動耳感心

漢書禮樂志其威儀足見音聲足見

正論其數而法立是見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見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見自然至於萬物不天天地順而嘉應降

聞音德和省詩

志正論數法立

見上本情性浹肌膚臧骨髓

漢書禮樂志夫樂一

一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

壽人

漢書禮樂志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見七始華始

漢書禮樂

志——蕭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見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見樂名如六英也

變民易化人著

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見呂變民風化民俗也其

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獨行十月迎氣樂。氣樂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呂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呂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呂迎和氣時呂作樂器費多遂一鼓我蹲蹲舞我者也。

黃門鼓吹

後漢書禮儀志注子所呂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盡日乃罷

其短簫鐃歌軍樂也。

短簫鐃歌

見雅吹擊磬後漢書桓榮傳

士論難於前又詔諸生

總統研精

魏志杜夔傳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

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鍾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經近采故事敎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廣陵散

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

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

吾每斬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

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象容表慶

宋書樂志晉正德舞歌詩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縣萬舞在庭協律被聲軼武超蕪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於幽冥升歌

翊節下管調風

宋書樂志太祝裸地奏登歌樂詞精華孚鬯誠

親大哉孝德憇感人祇化動翔泳

宋書樂志夫鐘鼓旣陳雅頌斯辨所以

至矣交神

惠感人祇化動翔泳

宋書樂志夫鐘鼓旣陳雅頌斯辨所以

一頃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茲日

四縣庭響八

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

列陞倡

宋書樂志白紵篇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於文被管絲簫韶協音神鳳來拊擊和節詠在初章曲乍畢情有餘文同軌壹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美勲英貴人

聲舞節麗華樂容工羅裳皎日袂隨風
金翠列輝蕙麝豐淑姿委體允帝衷

樂志神宮懋鄴明寢昌

基

樂志朱絃——翻籥繁會笙磬諧音

齊書樂志庭列宮縣陞羅

翠羽——

齊書樂志譜容

書

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

梁書蕭子雲傳敕曰

約所撰亦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

多舛謬

六樂該深五聲妙遠

魏書禮志尚書李崇奏前被旨

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

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

辨自斯以降

正聲五十曲

魏書禮志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

莫有詳之

雅樂一部歌

工伎相傳

間有樂情膏潤

隋書音樂志禮意

風敵勵兵

隋書音樂志漢明

施用

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
武揚德——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改七
懸八以黃鐘爲宮

隋書盧賁傳賁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
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

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鶡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
故十六枚而在一簾鄭元注周禮二八十六簾此則七八之義
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
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
辨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
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鐘下生之
義黃鐘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
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
握圖御宇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
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卽
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

詔責與一千八百聲

隋書萬寶常傳撰

樂譜六十四卷具

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
四律變化終於——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
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晒之至是試令爲
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
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

上元二儀 舊唐書高宗紀十一月丙
寅上製樂章有三才四時五德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歎曰此——也非吾此舉世何得聞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隋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

華夏正聲 舊唐書音樂志開皇八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清商署上魚麗鶩貫簣張翼舒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七年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元會第一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七年

奏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

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謳樂奏之管絃爲諸樂

之首——

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

舊唐書音樂志鼓吹之作本爲軍容

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柵鼓曲有——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

得意則凱

樂

舊唐書音樂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

樂之歌曲也周官大司馬之班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所以示喜也

君臣同慶

舊唐書音樂志

凱歌用鎸吹二部笛簞篴簫笳鎸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辭賀朝歡——樂今攝

龍池

舊唐書音樂志

——樂明皇所作也明皇龍潛之補之

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明皇正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也

樂志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樂章

舊唐書職官志書音

———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

四懸二舞

舊唐書禮樂志初國有五聲八音六

律六呂陳——之度分——之節以和

十二和

唐書禮樂志初祖孝孫已定樂

人倫以調節氣以享鬼神以序賓客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

雅樂一日豫和二日順和三日永和四日肅和五日雍和六日壽和七日太和八日舒和九日昭和十月休和十

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

功成慶善

唐書

禮樂志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閣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

被之管絃名曰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

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

樂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

——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卽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

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鶩鸞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

秦王破陣

見上二舞在北登

歌在上

五代史崔悅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製度亡失已久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文舞郎

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襢襢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襢甲金飾白練襢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

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鑄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悅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可密劉向說苑樂最宜焉君子以其足孔叢公曰吾聞夔一有異於人信乎可修德故近之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兜禁昧離班固白虎通故南夷之樂曰一東夷之樂曰一西夷之樂曰一北夷之樂夷之樂

陳於右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

班固白虎通

夷狄質不如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地祇升天神降王嘉拾遺記師延者殷之樂人也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一一皆一吹玉

律則一十部伎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一一之於庭以備華一俱一十部伎夷一曰燕樂伎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音律

有唱必和

管子苟一一之十有一之和

風律

管子君失音吹風則一一必流

吹風

動音

管子

一埙篪之一鑿一金石之一

注

負猪豕覺而駭

管子凡聽

徵如一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鳴馬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鳴馬

在野見上牛鳴窮中見上離羣羊見上雉登木以鳴見上宮徵還激

子華子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

黃黻黼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一

臨河之操

子華子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

於河滸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聆缶

墨子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之樂

四聲主

鬼谷子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爲——者其惟宮乎

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見上草

木成實溫風徐迴霜雪交下堅冰立散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

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川池暴沴及冬而叩徵弦以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激蕤賓陽光熾烈——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

耳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

見上

師曠清角鄒衍吹律

見上高

山流水

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鍾子期曰善哉巍巍兮若泰山志在——鍾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每奏

輒窮其趣

見上人籟

莊子女聞——而未聞地籟

二十五弦皆動

莊子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

意達金石

戶子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誠感之——於——而況

清商清徵清角

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人乎

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

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竝鎔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元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

田連鼓上成竅櫟下

韓非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

而不能成曲

流魚出聽六馬仰秣

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大麗

統寶

荀子聲樂之象鼓——鐘——磬簾制竽笙

翁博婦好

見上

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

呂氏春秋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

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寃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惟天之合

正風乃行

呂氏春秋

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

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鯱先爲樂倡鯱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腹其音英

見上

黃鐘律呂之本

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

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次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雄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之宮——

鳴六雌鳴六

見上

分審

呂氏春秋五音之無不應也其——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

違日至則月鍾其風

呂氏春秋

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以生十二律仲冬

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

東音南音西音北音

呂氏

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賓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

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遠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耘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

實始作爲——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呂氏春秋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後世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有——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

音倍爲

日律倍爲辰

淮南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

——自一而——自一而

——故日十而辰十二 律九寸因而九之

淮南子故黃鐘之————而宮音調

————九九八十

以五立以八生

淮南子物以三成音——

——故黃鐘之數立焉

八

竅律之初生也寫

和繆

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爲

風之音故音——

——

——

——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

浸濁浸清

淮南子

日冬至音比黃鐘——以——

三百六十音當一歲

之日

淮南子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

——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以————故

律歷之數天

地之道也 放意相物

淮南子瞽師之————寫神愈廉隅

修營

淮南子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唐牙莫之鼓

也通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修營而不期於濫脣

號鐘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揚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美哉或鄭何也曰———

琴意

文中子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驥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河擊磬

裏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聲存而操變見汾亭操

見成樂物生

國語

虞幕能聽協風以

重者從細輕者從大

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是以金尚羽石

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見汾亭操

見成樂物生

國語

王將鑄無射問

立均出度

國語

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龢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龢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

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鶴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神瞽考中聲

見紀之以

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

見六間見

大昭小鳴

見七律七同見左

高

戰國策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

明

戰國策高漸離擊筑荆軻之聲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變徵

戰國策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一一之聲士皆

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羽聲忼慨見上六律爲萬事根本

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

下生

上生

史記律書生黃鐘術曰以一一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一一

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日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始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

倍實三法四實三法

見上置一而九三

之始於宮窮於角

見上琴音調而天下治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醉之愜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

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大弦君小弦相上復而不亂

見連而徑上習曲習數習志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其一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其一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其一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還息陬鄉作陬操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旣不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乎——一爲——以哀之

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

史記刺客傳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

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而去者

按宋子縣名

爲變新聲弦次初詩

史記佞幸傳延

年善歌——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

注索隱曰初詩卽新造樂章

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

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

族三日姑洗四日蕤賓五日夷則六日亡射——一日黃鐘二日太

日林鍾二日南呂三日應鐘四日大呂五日夾鍾六日中呂有

三統之律娶妻呂生子

漢書律歷志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義焉

之道也——而——天地之遠姚

漢書禮樂志五音六律情也六呂六律而十二辰立矣依韋饗昭雜變竝會雅

聲——幼眇之聲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今臣心結日久每聞——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銅丸擿鼓

聲中嚴鼓之節

漢書史丹傳元帝畱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以——

高張急徵追趨逐者

漢書揚雄傳今夫弦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渝

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

隨月律

後漢書順帝紀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鐘作樂器——

準以定數

後漢書律曆志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

八能之士

後漢書禮儀志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

——卽坐於端門左塾太史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於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陞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竽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阜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陞者以次曲度

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比諸郊廟注曲度謂曲之節度也

歸耕

後漢書張衡傳嘉曾氏之——

今慕歷陵之欽峯注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
可而再事者親也

螳螂向蟬

後漢書蔡邕傳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

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一一方一鳴一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桓譚繁聲

後漢書宋弘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十一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十一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

漁陽參撾

後漢書禰衡傳融旣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

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孝尼嘗從吾學——吾每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託絃流聲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嵇康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

淮南子曰瓠梁鼓瑟而鱣魚聽之按今淮南作瓠巴

周郎顧

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

淮南子曰瓠梁鼓瑟而鱣魚聽之按今淮南作瓠巴

周郎顧

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

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刻玉鑄金

晉書律歷志 聖人觀四時之變——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

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

銅竹律

晉書律歷志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二十五具部大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古法七品

晉書律歷志 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學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

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有一日姑洗玉律二日小呂玉律三日西京銅望臬四日金錯望臬五日銅斛六日古錢七日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得趙牛

鐸則諧

晉書荀勗傳 既掌樂事修律呂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之——矣

遂下郡國悉送

晉書桓伊傳 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牛鐸果得諧者

三弄

晉書桓伊傳 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

胡牀爲作一調一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三絕

晉書袁山松傳 善音

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歌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

近哀思

宋書樂志 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聲高——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已出咸爲始平相

高

我欲歌卿可彈

宋書范曇傳曇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曇僞若

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曇曰——

新弄長弄

戴顥

曇乃奉旨上歌既畢曇亦止弦

傳父善琴書顥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顥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勃五部顥十五部顥又制——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顥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顥憩於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顥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顥令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按何嘗白鵠謂艷歌何嘗行遊弦止息見上

合何嘗白鵠爲一調

見

金石弄

宋書宗炳

飛來雙白鵠

遊弦止息

見

傳古有——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齊書王敬則傳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按仲雄敬則子——獻以爲然

燥濕變響

梁書任昉傳撫弦徽音未達——張羅沮澤不睹鴻雁高

飛巧越嵇心妙臻羊體

梁書柳惲傳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

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

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良質美手信在

清調論

梁書柳惲傳惲既善琴嘗以今

聲轉乘古法乃著具有條流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

王儉傳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

以無累日——帝稱善

之神合有道之器

南史褚彥回傳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旣調風神

諧暢王或謝莊竝在粲坐撫節而歎曰——

音南史范曄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

音

南史范曄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

擊琴

南史柳惲傳嘗賦詩未就以筆

捶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哀

柳令流亞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嘗觀武帝賜以

韻乃製爲雅音後傳——自於此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

按閣黎江夏王小字

龍吟十弄

北齊

書鄭述祖傳述祖能鼓琴自造——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伏羲減瑟文王足琴隋書何妥傳——仲尼箸扣食器諧於絲竹

萬寶常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

浮圖鳴鐸

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

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啟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非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

天命有歸靈樂自降

見天子上

端拱羣司奉職

北史長孫紹遠傳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

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懸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而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是悲歡之情在於人

——從此而議何往不可

悲歡之情在於人

心舊唐書音樂志太宗曰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八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非由樂也

搖筆誤中琴絃舊唐書音樂志擊琴柳惲所造惲嘗爲文詠思有所屬——因爲此樂以管承絃又

以片竹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舉竹擊之以爲節曲——而書祖孝孫傳孝孫得爽之法——而——

——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

唐

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

舊

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

正聲調

舊唐書竇璡傳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

受詔定正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一卷行於代

啞鍾皆響

舊唐書張文瓘傳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

其七餘有五俗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律度量衡相用爲調之聲——微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

律度量衡相用爲

表裏

唐書禮樂志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

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倣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鐘然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

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一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均唐書禮樂志黃鐘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

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

搃琵琶

唐書禮樂志五絃如琵琶而小比國所出舊以木撥

宮其聲絲濁至清爲——

識臥吹

唐書讓皇帝憲子瑀傳瑀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

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之日何故——工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

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云

琵琶聲多琶聲少

見上金石諧婉將有大

慶

唐書李嗣真傳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

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在唐

振鐸得鐘

唐書李嗣真傳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

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以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之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宮爲均以土爲德

唐書王虔休傳常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示五聲有君也——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

由羅鳶附灌木

唐書楊收傳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此姑洗角也旣剏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

器之中琴德最優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出諸調——然

衆樂皆爲臣妾

宋史樂志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衆

邪以正人心也宜——琴之——五行之符佐勝之徵

六韜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

成敗之機

張急調下

劉向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書柱

劉向說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其——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上流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上流

入於南不歸於北

劉向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

貓方取鼠

孔叢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向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和而相飲班固白虎通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也

泛箏

黃憲天祿閣外史楚姬舞於前吳妹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吹律致氣寒谷爲溫王充論衡燕有谷氣寒氣旣寒更爲溫燕以種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

單鵠寡鳬

葛洪西京雜記道強善彈琴能作——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歸風送遠

葛洪西京雜記齊人劉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之操心驅神遇天隨葛洪西京雜記李肇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答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之中則——之終則——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段師皮絃

段成式西

陽雜俎古琵琶用鷗雞股開元中——能彈琵琶用——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有物激水如魚躍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

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及下絃則沒矣

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

響蕤賓

雀障蛇胡爪苑

段成式酉陽雜俎王沂者平生不解絃

鐵也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一名胡王調一名——人不識聞聽之

逍遙

樓楣上梵字霓裳譜

沈括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

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

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唐人橫書類——相傳是——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韻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

虞美人操

沈括夢

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美人操

沈括夢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爲吳音

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

聲不得爲樂

沈括補筆談

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

